

留学青年说 (一)

开栏的话：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担当时代责任；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于砥砺奋斗；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练就过硬本领；新时代中国青年要锤炼品德修为。

作为肩负海外求学的新一代留学青年，在新的时代，有新的使命和责任。本版从今日起推出《留学青年说》栏目，让我们听听他们的青春故事，看看他们会交出怎样的青春答卷。

留学记

在国外做一个中文辩手

刘紫雯

日前，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政厅内，李子姜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辩论队赢得了全澳大学华语辩论赛冠军，这也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华语辩论社第一次获得该比赛的冠军。回想这4年辩论路，李子姜说：“辩论永远是我的激情。”

一切始于热爱

“考大学那年看过一场悉尼大学参加的华语辩论赛，很感兴趣，希望读大学后可以进辩论队。”在李子姜看来，接触并爱上辩论的过程自然而然，但在她轻描淡写的背后，是从大一到大四的每一次投入。“辩论让我的大学生活异常忙碌，为了一场比赛通宵讨论是常有的事。但因为热爱，从来没想过要放弃。”

每一个刚接触辩论的“新人”都有一段磨合期，李子姜也不例外。她坦言，刚开始打辩论赛时，紧张到话都说不出来。“我一开始打的是二辩，这是一个需要灵敏反应的辩位，两分钟的驳论我都说不满。”不过参加的比赛多了，就变得熟练了，“其实我准备得挺充足，就是太紧张了。第一次打比赛没什么经验，多打几场就老练了。”李子姜说。

尽管新南威尔士大学华语辩论社成立已久，但这还是第一次在全澳大学华语辩论赛上拿到冠军，“我们学校从来没有拿过冠军，所以我加入辩论社之后，就想着要赢一次。”李子姜说，“这次能拿到冠军，我觉得是上天送我的最好的毕业礼物，也了了我4年的心愿。”

在爸爸母校参加比赛

说起最难忘的比赛，李子姜说，除了刚刚落幕的全澳大学华语辩论赛之外，就是去年10月参加的于北京举办的国际大学生华语辩论公开赛。

“该辩论赛在我爸爸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举办，所以去之前，我就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了。”李子姜介绍说，“国际大学生华语辩论公开赛是国际赛事，能在我爸爸的母校里比赛我很满足，没想到赢比赛，但是没想到6场小组赛，我们的辩论社连赢5场。”说着说着，李子姜就激动起来，“我们小组赛碰到的都是武汉大学这样的传统强队，没想到居然能一路挺进，还拿到季军，所有队员都特别激动。”

李子姜告诉笔者，国际大学生华语辩论公开赛涉及的辩题大多是政治、法律、政策、哲学等领域的。“很多辩题是探讨案件背后的道德伦理等，我对这些很是陌生。”李子姜称，因为对法律领域了解不够，所以每次讨论辩题都要借助老师或者学长等“外援”，“有一次我们就一个案子讨论了一个通宵。”

李子姜认为，去年参加的这场辩论赛算是目前为止她的辩论生涯里最难忘的一场比赛。“以前碰到感兴趣的案子只能和我爸讨论，这是第一次能在辩论场上讨论案件，所以就算没拿到冠军，我也很知足。”李子姜说。

所有激情给了辩论社

辩字双辛，论字一言。辩论场上辩手们的唇枪舌剑、妙语连珠都离不开平时的积累。谈及如何培养辩论能力时，李子姜表示，知识储备和反应能力是最重要的两点。“因为很多辩题会涉及到关于历史、政治、哲学甚至科学方面的话题，所以首先要平时注意知识积累；其次要有较为灵敏的反应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李子姜说。

因为加入了辩论社，李子姜非常忙碌。“最累的是筹备比赛，为了筹备比赛，有时几乎要熬上百次夜，审上百篇稿，有时一周就睡几个小时。”李子姜说。“其实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社团的活动让自己这么忙。”李子姜不少朋友都劝她放弃辩论，她在开始参与时也问过自己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后来便不问了，因为能为了所热爱的事付出，是一件特别幸运又幸福的事。”

辩论对于李子姜来说，已经不只是社团活动这么简单了。“且不说它让我的思辨能力得以提升，逻辑思维得到锻炼，单说这个队伍，就寄托了我的全部感情。”她说，“成绩是大家一起奋斗出来的，我们一起哭、一起笑，所有的激情都留给了辩论社。”

毕业之后，李子姜的辩论生涯或许就此结束，但记忆却会留下。“辩论是我所热爱的、满腔热血付出的梦想。我相信，即使在多年后，我也能这么笃定。”



李子姜于北京留影

余天呈——

“学会如何看待失败”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我叫余天呈，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电子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读博士……”在线教育平台密希大学日前上线的“百名名校博士看世界”，迎来了一位理论机器学习方向的讲师。

“90后”“理论机器学习方向”“海外名校博士生”是余天呈的标签；“合唱团成员”“力量举爱好者”“喜欢读毛姆的小说”也是他的标签。

“规划时间、安排人生，关键在于如何取舍，因为让每个人感到满足、快乐的事情并不相同。”余天呈说。

失败也是一种学习

从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到本科期间两次赴美学习交流，再到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生，余天呈感受最深的是懂得了“如何看待失败”。

在麻省理工学院，余天呈加入了学校合唱团。在排练过程中，有几次因为他的原因，有时是没发挥好，有时是理解不到位，以致演出不成功。他得到的不是批评，而是来自老师的鼓励。当他在排练中没出错误时，老师还带头为他鼓掌加油。这种对“失败的宽容”让余天呈印象深刻，“正是因为老师的鼓励，我在后来的排练和演出中越来越顺利”。

在余天呈看来，看待失败的态度对个人的成长影响巨大。“人的精力有限，如果把太多精力放在对‘不能失败’的紧张上，不仅精神状态得不到放松，也少了尝试其他可能性的勇敢。况且，失败本身也是一种学习。”

对于学术领域的失败该如何评估？余天呈认为用“如何看待风险”来描述更合适。在留学期间，他了解到有些教授的研究方向虽有前瞻性，但不确定性大，风险也高。但在这些教授看来，要想收获宝贵的科研成果，就必须承担探索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到麻省理工学院读书后，余天呈问导师：“我选择什么样的具体题目比较好？容易上手，也容易出成果的。”

老师答：“这无所谓，我一箩筐问题可以交给你去做，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自己觉得有意思、也能完全投入进去的问题。即使在题目开展的过程中有不稳定性，也可以慢慢调整。”

这段和导师的对话，给余天呈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也让他开始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题目。

选课题最重要的是自己喜欢

赴美学习、交流之前，余天呈在阅读国外科学家的文章及专著时，会好奇他们的研究环境。幸运的是，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他争取到了两次赴美学习的机会。

读大三时，余天呈获得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校级交换名额，并赴该校学习。他的指导教师既年轻又有活力。“我还记得和教授第一次讨论问题时的场景，教授之前接触中国学生比较少，对于我对相关问题的见解感到吃惊，当时就仔细地把他关心的问题都给我讲了一遍。”

除科研任务之外，余天呈还修习了6门课程，达到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交换生选课的上限，其中4门研究生课全部获得最高分。他的表现，吸引了好几位任课老师的注意，他们都曾发邮件问他是否有意去自己的实验室读博士。

在麦迪逊度过寒冷的冬天之后，次年暑假，余天呈进入斯坦福大学实习。“在斯坦福大学，最让我开心的事就是能和心目中的学术偶像近距离接触，让我看到他们的平凡与不凡。”余天呈说。

如今，博士生余天呈和导师每周单独见一次面交流科研问题。导师对待科研和生活的态度给了他不少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年春天，导师告诉余天呈可以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研题目了。“记得他和我选课题时，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得慢慢想。没想到导师每周见我时都会问，想得怎么样，逼着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大概过了1个月，终于有点头绪。”余天呈回忆说。

导师对待科研的态度非常乐观，面对困难时看重的是可能性，而不是妥协。“他对物质条件要求较低，经常会穿一些企业发的免费T恤。”余天呈说。

学钢琴和读毛姆的小说

虽然余天呈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科研项目上，但并未放弃自己的爱好，也保证每天有9个半小时的睡眠。到波士顿后，他开始重新学习钢琴，还请了私人



参加专场音乐会的余天呈。

钢琴教师。“之所以说重新学，是因为小时候学过，但现在对钢琴的理解和感受已经完全不同。老师告诉我，不要怕弹错，重要的是艺术处理。”在学钢琴的过程中，余天呈觉得“非常好玩，甚至有时会觉得自己和在历史上的音乐巨匠进行对话”。同时，他办了学生卡，每周都可以去听世界顶级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

余天呈对音乐的兴趣源于在清华大学读大一时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他至今记得第一次参与合唱的感受——被西方古典合唱艺术所震撼。“幸运的是，合唱团指挥丁毅老师能力出众，拓宽了我对音乐的理解。到美国读书后，便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合唱团。”

也是因为对音乐的爱好，余天呈十分仰慕赵元任。“音乐总是能打动人心，带着穿越时空的力量。比如由徐志摩作词、由赵元任谱曲的《海韵》在我人生低谷时给了我许多启发与鼓励。”余天呈说。

近一年来，余天呈小说读得比较多，原因是迷上了一些大师的语言风格（比如毛姆）。“本科时，我的年阅读量约100本书，读博士比较忙，变成约50本。”余天呈说。

读书、学钢琴、看演出、参加合唱团……余天呈的博士生活并不都是坐在电脑前，“学业确实很忙，但需要放松下来。这样，才能有新的想法。其实，有时候虽然不在电脑前，但思考是不停的。”

“麦迪逊的冬天寒冷而漫长，经常会让我回忆起遥远的家乡东北。不出门的时候，我会经常对着广阔的湖泊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余天呈第一次赴美交流学习期间关于未来的思考，在今天的回答是“希望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事情”。

“充满艰辛又非常快乐”

魏语（化名）即将从英国肯特大学毕业，回望几年留学时光，魏语说“充满艰辛但又非常快乐”。

语言障碍是魏语初到英国时面临的重大难关，“我在国内时感觉自己英语还不错，但到英国后，发现不能完全理解课堂上老师所讲的内容，也不太明白所做题目的要点。”为了练习语言，魏语参加了不少社团，目的是增加和英国学生交流的机会。

对魏语来说，学习压力很大。“每天泡在图书馆，不停地看文献、写论文。”到学期末时，魏语每天的时间安排变成上课约四五个小时，写论文约四五个小时。“时间太紧了，而且老师要求很严格，勉强通过我已经谢天谢地了。”魏语说。

虽然压力很大，但是魏语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历练之后，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最有满足感的时候，是对比自己写的第一篇论文，看到进步很快时的那种自豪感让一切努力都变得值得。”魏语说。

除了学业上的进步之外，生活中的改变也让魏语惊喜万分，她开玩笑说：“现在，我可以做出牛肉面饭馆版，西红柿炒鸡蛋专家版等。”

“其实回头看，虽然留学生活比较辛苦，但只要度过了适应期就没那么痛苦了。即使在英国读书，学习压力也不会小。如果描述这种状态，大概是累并快乐着。”魏语说。

“辛苦之外也能找到乐趣”

“我觉得有些报道中所描述的‘苦大仇深’的留学生活，应该是夸大了负面情绪。”蒋哲远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读书期间，大多数时间都在做实验和写论文上，“同学间流行一句改编诗‘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做实验’”。

在蒋哲远的眼中，求学的日子枯燥又周而复始，“每天都是吃饭、实验、论文，感觉被推着往前走，甚至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累不累。”蒋哲远说，做实验最怕的就是做到一半发现问题，然后推翻重来，“习惯了一个实验从早做到晚，最怕的是老师说‘不行，再重新做一遍’”。

相比于读本科，研究生的课程安排不太紧张，但需要更多的时间静心看材料、做实验、写研究报告。“刚到学校那段时间最痛苦，每天都被各种实验数据折磨，而且还可能被老师骂。”蒋哲远记得，当时临近春节，他请了一周假回国过年，回美国那天在机场攥着机票不想过安检，最后还是被父亲劝说上了飞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蒋哲远发现了留学的乐趣，“会参加一些当地的活动，感受到了美国朋友的友好”。

蒋哲远认为，留学生活虽然辛苦，但在辛苦之外也能找到乐趣，“大部分辛苦和不适应，都发生在刚到学校的适应期。适应之后，就会感觉生活真是丰富多彩。”蒋哲远说，“哪个学生不辛苦？相比于在国内读书，我们还体验到了异国文化。所以要多看一些积极的方面。”

留学生活，看起来很美？

刘紫雯



许晓雨在演唱会现场。

提到出国留学，“辛苦”是绕不开的词。在一些人的印象里，中国留学生常处于写论文、作文截止日期、适应语言环境的痛苦之中，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课业压力在承受范围内”

“网络上跟中国留学生相关的报道常是苦和累，但我觉得还好。所以每次看到类似新闻，就在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假留学生’。”许晓雨笑着调侃说。

许晓雨就读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每每谈到留学生活，她的语调总是不经意地上扬。“可能因为悉尼的活动很丰富、风景也很美、世界各地的美食都能吃到，感觉挺开心的。”

悉尼大学的课程安排灵活，每门课在开学前都会出一份课程大纲，里面包含这门课在该学期的安排。“任课老师的联系方式、上课时间、分数怎么评定、作业占比等，列得很清楚。”许晓雨对这样的课程安排很满意，“开学前拿到课程安排，就能明确地知道自己该怎么规划。”

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许晓雨也会为作业的“截止日期”而感到头疼。不过，在她看来，是自己的原因。“课程大纲已经写明作业截止日期，剩下的就是自己安排时间。因为我比较拖沓，所以才会积在最后连夜赶作业。”完成作业，许晓雨也会和朋友一起看电影、打游戏。

虽然许晓雨说得轻松，但这不代表她没有课业压力。悉尼大学对作业质量要求严格，对学生来说，论文写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我学的是数学专业，有很多定理论证，资料又特别难找，写论文几乎写到‘秃头’。”许晓雨说。

“学习本来就不轻松，但已经习惯了。课业压力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合理安排就不会手忙脚乱。”许晓雨认为，自己的留学生活总体来说还算开心。